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十六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八　　宋　衛湜　撰

學記第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别錄屬通論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鄭氏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

來也謏之言小也動衆謂師役之事就賢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

孔氏曰此一節明雖有餘善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為重發謂起發慮謂謀慮舉動能擬度於法式故云發慮憲又能招求善良之士以自輔則可以少有聲聞不足以動衆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就之遠謂才藝廣遠心意能親愛之恩被於外故足以動衆也仁義未備未足以化民也君子君謂君於上位子謂子

愛下民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
俗非學不可鄭恐所學者唯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
學者聖人之道也
橫渠張氏曰求善良求為良善之人也就賢體遠就
謂躬下之體謂體遠大之事足以動衆若燕昭下士
可以有聞于人也未足以化民就賢下士在乎他人
而不在乎已未能成德也其必由學乎何謂學成德
謂之學學在乎推廣而不可以不思

清江劉氏曰發慮憲者言發動知慮能求憲法也動讀如中庸明則動之動言此皆徒善未足以動人也就賢體遠賢謂賢於人之賢遠謂遠於人之遠可以動人矣未能使人化也凡動者言矜式之化者言心服之唯學可以化民成俗謂其所傳者博所教者衆見之者詳也

長樂陳氏曰致防患之思為慮則德義之經為憲存其可欲為善充善之至為良友天下之善士就賢者

也尚論古之人體遠者也古之論誠者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是動之所發為化化之所始為動詩序言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楊子言鼓衆動化天下雖皆始終相成要之本於誠一也孟子曰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誠未有能動則動本於誠可知子思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則化本於誠可知由是觀之唯誠為能動唯至誠為能化

延平周氏曰憲與憲章文武之憲同發已之所慮與已之所憲求人之善與人之良者足以小有聞而不足以動衆蓋善良者未至於賢故止於有閒而已就其賢者而師之體其遠者而行之足以動衆而未足以化民蓋就賢體遠則止於成已而已如欲化民成俗則必由學蓋學者一道德之源道德一然後可以

化民成俗

馬氏曰慮者求諸已者也憲者法先王者也求善良

資於人者也雖然此細行而已中庸言為天下國家之經而以尊賢繼修身之後所謂賢者非特如善良而已動衆政也化民道也學以致其道而以敎之則足以化民成俗矣

山陰陸氏曰就賢進於求善體遠進於發慮變言未足非不足以化民也

新安朱氏曰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

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永嘉戴氏曰夫求賢以自輔屈已以下賢人君之治莫先於此而皆不如建學之功何也蓋求賢以自輔足以資人君多聞之益屈已以下賢足以興起天下為善之心然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為善而無所考德問業其賢者固已用矣而未賢者將孰從而成就之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

所傳者遠也大抵天之生賢實難其生賢也所以扶植國家以為民命其既生也又賴上之人教養成就之若舍之不教使之斲喪戕賊則自暴自棄往往而是國家何賴焉此建學之功所以為大也

慶源輔氏曰發慮憲謂所發之志慮合乎法式求善良乃是發慮憲之事也動與風以動之之動同小小聲聞不足以動衆也就賢如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也體與中庸體羣臣之體同體遠如武王不忘

遠之意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體遠也就賢則尊德之誠至體遠則愛民之仁深其仁心仁聞固足以感動天下矣然法度未立政事未舉故未足以化民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教學政之先務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兊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

有大學庠序之官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兊當爲

説高宗夢傅説求而得之作説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孔氏曰此一節論喻學之爲美故先立學之事王者

建立其國君長其民内設師保外設庠序以教之記

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兊命以證之鄭不見

古文尚書故云今亡

長樂陳氏曰玉則璞之至美者也人則性之至貴者

也器待琢而後成苟不琢焉雖其質至美不成器者

有矣道待學而後知茍不學焉雖其性至貴不知道者有矣聘義曰君子比德於玉終之以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經曰大道不器是則以器明道非大道也特就所學者言耳　又曰詩云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由是知魯侯非特在泮教人抑又在泮學而受教焉順彼長道學而受教之謂也豈非念終始典于學之意歟

嚴陵方氏曰道則器之所出也器則道之所寓也故

以器比道天子則有辟雍諸侯則有泮宫始於學終於教教亦學也

山陰陸氏曰以玉取譬玉之質美者也故曰大匠不能斵冰

永嘉戴氏曰玉不琢而碔砆琢之則碔砆猶為可用玉蓋不及也大抵資質之美不足恃資質之美而未嘗學問其與資質不美者均爾夫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剛好勇此天下至美之質也愚蕩賊絞狂亂此天下至不美之事也有天下至美之質一不好學陷於天下之至惡況夫資質不美而又不學小而害身大而害人其禍豈不大可畏乎夫人之所以貴於為學者謂其知道也道本在我人唯不學故有所不知則道與人為二物苟不知道則觸事面牆其意皆以善為之而

卒陷於不義者多矣况於死生禍福之際乎昔者子游舉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由此語觀之三代之時小人固亦知學矣小人賤隷之詩聖人取焉則小人固知學也蓋自黨庠遂序以達于學民之秀異者固已舉而用之而其下焉者亦知有義理天下安得而不易治蓋三代之學如人堂室然寢於斯生長於斯未嘗一日不葺後之學校如園圃然有之徒為美觀而已

李氏曰建國以教為先君民以學為先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也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辟廱成而天下服教也訪落成王謀于廟而羣臣進戒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言學日益緝熙于光明學也

廣源輔氏曰由此觀之則古之王者以君子長者待天下而務使天下皆為君子長者之歸至於用刑法以治不軌皆非得已也教學謂在上者教之在下者

學之典常也兌命曰此斷章取義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旨美也學則睹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所未達自反求諸已也自强脩業不敢倦也學學半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

孔氏曰此一節明教學相益嘉善也至謂至極不足謂已之所短困謂困弊困則甚於不足矣

嚴陵方氏曰肴有味唯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道有理唯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唯肴之嘉者為旨理有善惡唯道之至者為善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難明故所況如此若夫造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又豈肴之可比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為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

倦為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强以濟其困自反若所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强若所謂自强不息之類教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說命之言以證之上學字宜讀曰斆說命亦作斆斆即教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斆學半之謂乎

永嘉戴氏曰天下之事履之而後知故聞見之與身親其知不同如羅列盛饌非不美也人皆見之而食

者為知味道在天下非不高且美也人皆仰之而學者為知善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食者猶未必能知味況未嘗食者乎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蓋冉子以畫為不足故夫子責之譬如行百里者至中道而止力不足也畫則未嘗出門安知力之不足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人唯知不足然後能自反若自以為足豈復有反已之功

長樂陳氏曰人皆有所不足非學無以知皆有所困

非教無以覺是以顔淵學孔子之道然後知其卓然不可及此學而後知不足者也任人問禮食之重而屋廬子至於不能答此教然後知困者也夫彼不足而求於我之教所以長於彼我之知因自强則學者所以長於我故曰教學相長也方其學也未嘗不教及其教也未嘗不學此說命所以言斆學半也

横渠張氏曰困者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不知困爾自以為知而問之不能答用之不能行者多矣

東萊呂氏曰人皆病學者自以為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　又曰不能自反自强皆非眞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為眞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汎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慶源輔氏曰此因上教者學者而推言之能自反則在已無不足者能自强則亦未有力不足者

馬氏曰能自强而興之則進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

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教學教之中有學學之中有教是之謂相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氏曰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乎一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歲之差古之教者謂上代也周禮百里之内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鄭註仕焉而已者已猶退也謂仕年老而退歸者案書傳説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

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
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
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此謂家有塾也庠序皆
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於遂中立學教黨
學所升也案周禮六鄉之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
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内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
縣為遂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

皆有學可知故鄭註云歸教於閭里其比與鄰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也又周禮遂人掌野之官百里之外故鄭知遂在遠郊之外也鄭註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也鄉飲酒云主人迎賔于庠門之外註云庠鄉學也則鄉學曰庠此云黨有庠遂有序者葢黨為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內則縣學以下皆為序也或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國謂天子所

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諸侯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

新安朱氏曰或問古者庶人子弟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否答曰不然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

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邪周禮自

有士田可攷

長樂陳氏曰董氏言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

以化於邑則家塾黨庠術序所謂鄉學而化於邑也

國有學所謂大學而教於國也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治建國之學政則成均之學豈非國有學之謂歟

以義求之塾者孰也言習孰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

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而成之非

特口體而已序者射也言以射別行能而進非特主皮而已學則本天人之道而覺之非特為利而已

又曰家言其塾則凡鄉遂之家皆塾也遂言其序則凡鄉遂之路皆序也學者自比而至於鄉自鄉而至於遂近而出入之所習孰遠而往來之所次序文德之盛無大於此

山陰陸氏曰黨有庠則鄙有序遂有序則鄉有庠鄉有庠則州有序州有序則縣有庠六鄉貴庠則以養

之為義六遂貴序則以別之為義　又新說曰周人設庠序學校具於六鄉六遂之中非謂於一處設一學而已周官州長言射于州序則所謂序者州亦有之而不獨有於遂也黨正言飲酒于序則所謂黨者又有序矣不獨有於庠也王制曰耆老皆朝于庠習射上功習鄉尚齒鄉飲酒曰迎賓于庠門之外則所謂庠者鄉亦有之不獨有於黨也春秋傳曰子產不毀鄉校則鄉又有校矣不獨有乎庠也由是言之則

庠序學校之制其於鄉遂蓋各具矣不必於鄉有庠於遂有序也故孟子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而不分所在之地蓋此數學鄉遂中通有也學記曰國有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術之言路也讀如經術之術鄭氏謂術為遂非也蓋記此者言古之教人者以外則國有學以内則家有塾於黨則有庠以待其居者於路則有序以待其行者以明先王之教人其大略如此非以盡天下之學而已也宗鄭氏者遂以為

鄉有庠遂有序而已此不該不徧一曲之論也

李氏曰古者國有學州有序族黨有庠比閭有塾縣遂同于州鄉鄰鄙同于黨族鄰里同于比閭此經于六遂言序以見鄉之黨于六鄉言黨以見遂之鄙于縣遂之學言遂于族黨之學言黨舉大以兼于小比閭鄰里之學言家舉小以見大此先王之法言所以常約而詳也康成謂六鄉之學皆曰庠六遂之學皆曰序則誤矣

永嘉戴氏曰班固云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周禮於鄉遂獨不載庠序事止於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亦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說者以為序者州黨之學也禮記曰耆老皆朝于庠說者曰此庠鄉學也既曰黨庠術序又曰里序鄉庠又曰州黨有序雖所載不同要之州鄉里之間通謂之庠序不得謂之學唯天子諸侯得稱學爾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禮記又有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左學右學東膠虞庠之名四代之學其名又多不同大抵後人多祖述前人之名也

延平周氏曰養人之有序故自家至國皆立之學

建安真氏曰案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

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常輕去土著而事遠游行之修窳無所乎考至其設教則以琢辭鏤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斲喪之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

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説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比年入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閒也鄉遂大夫閒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離經斷句絶也辨志謂别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强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遠者懷之懷來也安也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

爾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

孔氏曰每閭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未入大學則鄉遂大夫考校也鄭引周禮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考視其業也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絶辨志謂辨其志意趣向習學何經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朋友善者願而樂之博習謂廣博學

習親師謂親愛其師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為友此七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則視其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强立不反則是大學聖賢之道記禮者引舊記之言故云蛾子時術之蛾子小蟲蚍蜉之子時時術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

長樂陳氏曰比年者必再歲也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則所謂中年者必三歲也比年

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學者之於庠序也蓋學者由積而成自小而至大教者因年而視自一而至九皆中年以考校以校中夫之實也離經以審其師授辨志以別其趣嚮敬業而不慢則不知燕辟之為可尚樂羣而不厭則不知燕朋之為可從博習而詳說則理無不窮親師而信道則功無不倍學有先後而知所論友有損益而知所取知類通達有以盡知之所及强立不反有

以盡仁之所守由離經辨志至於論學取友則可與適道而未可與立學之小成者也必四進而後視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則可與立矣學之大成者也尚何事於視為哉今夫王道以九變成化簫韶以九變成樂則學以九年大成亦天數之常為學日益之事也知類通達而見善明強立不反而用心剛權利不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夫然後內能定外能應非夫以善養人而服天下孰能與此今夫蛾有

君臣之義言蛾子又有父子之道焉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大學之道所以明人倫也故取此以明之僖公作頖宫於魯禮教達而國人從之德義達而淮夷懷之武王立辟雍於鎬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其學雖殊其成功一也化民易俗始也化民成俗終也近者説服遠者懷之教也近者説遠者來政也

嚴陵方氏曰人不可一日不學故比年入學又不可

比年而視之故中年考校如下所言皆其事也離經考經之文也離其經矣因習之以為業敬業者脩其業而不敢慢也志既辨則與之同志者在所樂矣樂羣居而不厭之謂也樂羣則上足以親師而為之法上能親師則下足以取友以為之助故繼之以取友上有師以為之法下有友以為之助則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寡矣故繼之以强立而不反焉以能强立故不反也不反則有進而無退矣知類通達則告往

知來聞一知十之謂自取友以上固足以為成矣然或立之不强有時而反必待强立而不反然後足以為大成也視與文王世子言視學同意易俗謂易其汚俗也美俗成則汚俗易矣俗既易矣則天下豈有殊俗哉近者既服而遠者懷之固其理也說服者中心說而誠服也術者述其所行之謂也時者猶學者之時習也

延平周氏曰觀人之有序故自一年離經辨志而至

於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能離經然後知業之為可敬能敬業然後所習者博習博然後能講學能講學然後知類通達凡此皆視其學問者也內辨其志然後外樂其羣樂羣然後上能親師親師然後下能取友取友然後能强立而不反凡此皆視其德性者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此所以近者說服遠者懷之

橫渠張氏曰辨志辨經之志詩之志如何書之志如

何敬業樂羣學者必有業尊敬其所業樂羣謂朋友由博習而將以反約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矣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止言其大畧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强立而不反可與立也教者可以無恨矣化民易俗之道非學則不能至此學之大成蛾子時術之積功也

山陰陸氏曰其視親師友如此豈有殺羿之事哉故

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雖然尚非其至也謂之小成而已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立所謂知及之仁能守之似之矣蛾讀如字蛾之子蠶蠋爾術蛾之所爲乃復成垤可以人而不如乎且蛾俄而生俄而死矣其不苟尚如此此愚公所以屈知叟之笑也

新安朱氏曰辨志者自能分别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

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强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東萊吕氏曰離經辨志謂決意義敬業不敢輕易五

年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
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
非決擇賢否

慶源輔氏曰離經謂分章析句未有不得其辭而達
其意者也故教學以離經為先羣居所以講習樂羣
則知講習之說也親師則能自得師也荀子博習不
與師術蓋用於此然而誤矣此之博習所謂習者不
一也夫師道不一下至農工皆有師焉況道藝豈一

塗而足各因其所習而就師可也豈曰博習然後可以為師邪能自得師然後可以取友未能得師則取友或失之濫論學謂講論所學之道於是則又可以取友也親師易取友難師必道藝顯著故親之為易若友則凡勝我者皆可友也不慎取友則反害其德能親師取友以自輔可謂小成矣然未保其能強立而不反也小成所謂可與適道之時也大成則可與立之時也建國君民以學為先是以君子長者之道

待斯民也此所以心説而誠服之歟彼劫於威而強服者則以草芥禽獸視其民其變也可立而待由是言之則民之於學固不可已而教者亦不可以不自反也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宵之言小也肄言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孫猶恭順也夏楚夏楷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

視學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憤悱悱然後啓發也學不躐等學教也教之長穉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大學謂天子諸侯使學者入大學始習先王之道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著皮弁祭蔬菜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當祭菜之時使歌

小雅習其三篇謂以官勸其始欲使學者得爲官與
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也鼓篋謂學士入學之時大
胥之官先擊鼓以徵之周禮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
學士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所以然者欲使
學者恭順其所持經業也夏爾雅釋木云槄山榎郭
景純云今之山楸學者不勤其業則以笞撻之收斂
其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者禘在於夏天子諸侯視
學考校必在禘祭之後禘必先卜故連言之若不當

禘祭之年亦待時祭後乃視學也所以然者欲學者之志優游縱暇不欲急切之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為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樂與此别也此視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此舉未卜禘不視學則

餘可知也時觀而弗語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告語欲使學者存其心使心憤口悱然後啓之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也此七者是教學大理也又引舊記結上事凡學謂學為官學為士者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士則先諭教以學士之志言七事皆以教學居官及學士者

橫渠張氏曰皮弁祭菜始入學教以天子視學之禮所以表示學者雖天子尚必敬學欲使之敬業也士

即仕也始入學便教以官人之事蓋學也者君國子民之道也鼓篋謂入學先搜索所藏防其挾異端邪說以亂學者也時觀而弗語默觀其人之所為幼者當問長者不可躐等直問其師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為先此據教之大倫而言也官先事官已仕者事謂先其職事士先志觀其志之如何

長樂陳氏曰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

亦如之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舞蓋
學者之於先聖先師大有釋奠小有釋菜釋奠以飲
為主而其禮隆釋菜以食為主而其禮薄故大學始
教皮弁祭菜所以示敬而已矣皮弁順物性而制之
則文質具焉祭菜芼芹藻而蓋之則誠禮著焉古者
天子以皮弁視朝而士亦以之為飾則皮弁上下之
通服而三王共焉者也始教者服皮弁之服行祭菜
之禮菜之為物至薄而誠禮寓焉則以之致祭也其

敬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而已豈非内心以示敬道之意歟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春秋襄四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鳴主於和樂四牡主於君臣皇皇者華主於忠信習小雅之三則和樂君臣忠信之道不闕而可以入官從政矣用是以勸始入學之士則所入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則其教學士亦必以禮樂焉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教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

使勸教以樂也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撻其怠慢者徵而比之鼓篋孫業之謂也撻其怠慢者夏楚收威之謂也君喪畢之明年然後卜禘未卜禘則不視學不以凶禮干吉禮也卜禘猶卜郊於上中下辛之類也未卜禘猶所謂寡君之未禘祀也卜禘尊祖所以崇本也視學尊師所以勸士也先尊祖後勸士其序然也孔子之於門人退而省其私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時觀弗語以

存其心之謂也未能知生者不得聞知死之説未能事人者不得聞事鬼之論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之謂也先事者非忘志也急先務而已先志者非遺事也特在所後而已故周官考士之法先功緒而德行次之孔子設科之序先德行而政事次之

嚴陵方氏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紝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習必至於三欲孰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

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學以孫志為事故教者必扑之以收其威也禘蓋五年之祭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則再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視學乃當學者大成之年矣視學見文王世子解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於耳聞以默識道則學者乃得於意會時觀而弗語則欲其默識之存其心則得於意會矣觀者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當其可而已故以時言之游其志

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莊子曰美成在久則未卜禘不視學者久之謂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則時觀而弗語者思之謂也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等也居幼而為長者之事則為躐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者然教亦多術矣豈止如是亦其大畧爾夫官所治者事士所尚者志方其學居官則以事為先方其學為士則以志為先故教之大倫為是而已

東萊呂氏曰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唯是敬之一事最難識未見師友未經講習先使之皮弁祭菜肅然此心是以敬道示之宵舊説以宵為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古人采詩夜誦正是宵雅肄三之意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咏善端良心油然而生初入學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初無所據使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説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據所

謂官其始也初入學凡在學之衆鳴鼔升堂衣冠濟濟肅然在上新入學者要得出示其所業向來驕慢怠忽之意都消了所謂孫其業也未禘先視學遽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所以未卜禘不視學使人從容優豫以養其德既卜禘而視學使之不敢自怠也古者教之善處不在口耳之間其動容感發之功深矣故時觀而弗語所以存養其心也古人為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躐等雖曰自

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為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大槩後世此理皆亡七端之教所謂講道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古人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徳之棄也

永嘉戴氏曰宵雅肄三說者謂始學習此勸之以官則是王者以利祿誘人也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人之學亦貴於有用爾學者以學詩為先所以興起人心也人而不孫不可以為學入學之初挾其所有以求勝於人則業不進矣故始入學者鼔衆發篋示其所短以求教於人非若後世掩匿所短畏人之議已亦非矜誇所長求人之服已也孫其業者言所業不如人使之知孫也幼者未足以問而躐等焉則為不孫弟矣然學者之問亦難泛然而問列事未盡而問有

所挾而問非所當問而問皆所不答也七者之教於學者初無論辨誦說之功教以謙敬之道正其威儀之失優游其志慮涵養其心術而習孰其恭順之意而已

慶源輔氏曰示敬道也所以使之立為學之誠官其始也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之矣故孫其業而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而使之有勉强之意有

受道之質無怠惰之志則學者可以進道矣然又慮教者之亟而不俟夫學者之自得也故又五年一視學使學者之志優游而無廹急之患時觀而弗語使學者之心常存而有憤悱之誠上無廹切之教下有憤悱之誠則不患乎人之不自得已夫教者固不可亟矣而學者亦不可以有亟心也故又終之以學不躐等焉此其倫序也七者皆所以正士之志士則未為官也志則未見於事也士而正其志則官而能其

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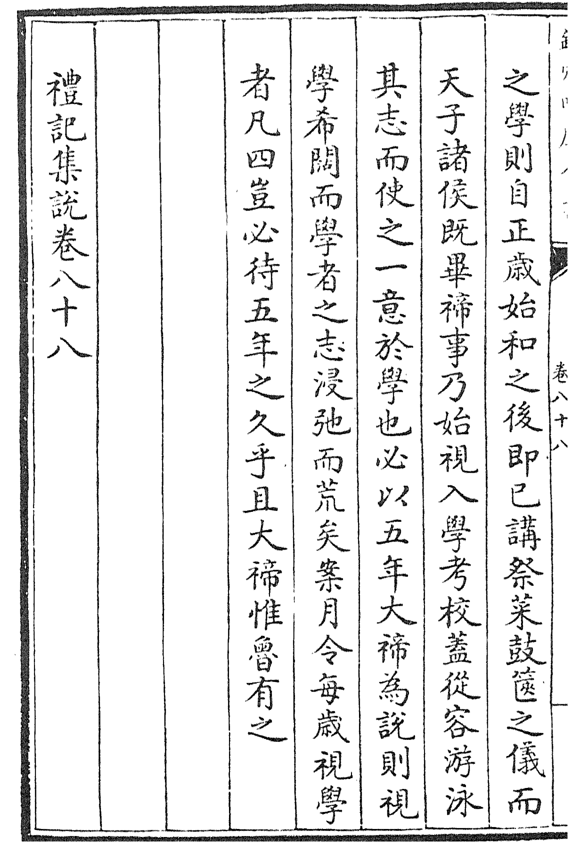
新安朱氏曰小雅肆三案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本無詞聲亦不傳觀示也謂示以所學之端緒語告也

馬氏曰古之君子其學也為道而已豈為官而學哉然而士之學者未有不志於行道者也楊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則是官其始者所以為王者事

也凡視學必於卜禘者以禘為大祭之禮所以擇士也若夫時觀則不必以禘祭為節矣然或曰視或曰觀者何也視學所以考其成德為行也時觀者觀其存於内者而已成德為行著者也謂之視焉見於著者也有於内隱者也謂之觀焉見於隱者也古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蓋常禮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則其所謂中年者豈皆合於禘祭之歲歟蓋中年而考校者有司而已卜禘而視學者是天子諸侯之事

臨邛魏氏曰古者上自朝廷下及四方之賔燕凡以為講道修政之樂歌則小雅之三也鹿鳴以示人善道樂嘉賔之心四牡以勤勞王事養父母之志皇皇者華以布宣主德為使臣之光故大學之教自皮弁祭菜以後即肄此三雅饗燕射鄉自旅酬奠觶以後即升此三歌嗚呼非文武之澤浹於人也深其能和平忠厚使人油油翼翼詠嘆而不能已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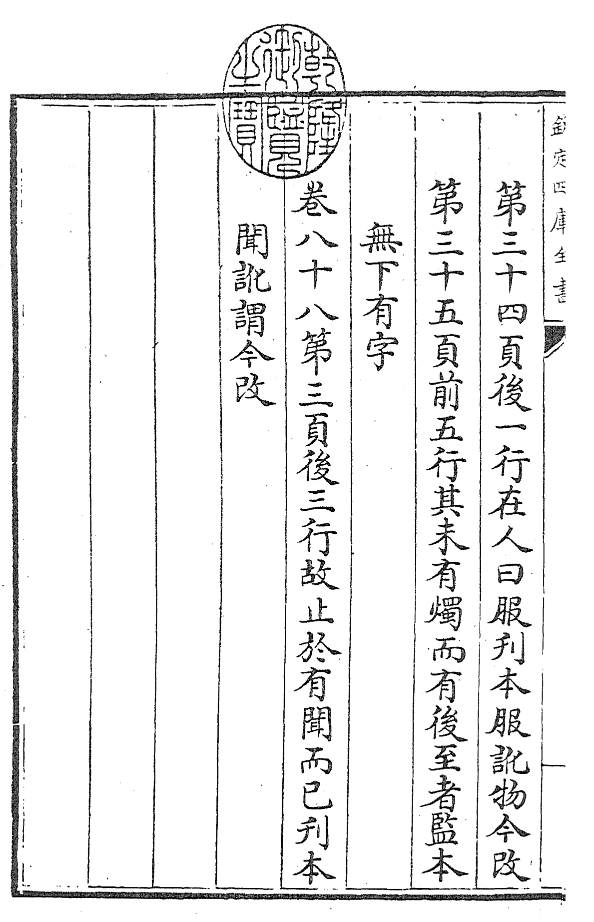
金華應氏曰禘者春祭之名見於王制郊特牲比年



之學則自正歲始和之後即已講祭菜鼓篋之儀而天子諸侯既畢禘事乃始視入學考校蓋從容游泳其志而使之一意於學也必以五年大禘為說則視學希闊而學者之志浸弛而荒矣案月令每歲視學者凡四豈必待五年之久乎且大禘惟魯有之

禮記集說卷八十八

謹案卷八十七第十六頁前六行慶源輔氏曰刋
本源譌元今改
第二十頁後一行致其誠於心志言貌曰敬刋本
志譌至今改
第二十頁後七行故以内心之敬為主刋本心之
譌之心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四行令為較祭刋本令譌今據義
疏改



第三十四頁後一行在人曰服刋本服訛物今改

第三十五頁前五行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監本無下有字

卷八十八第三頁後三行故止於有聞而已刋本聞訛謂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十七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九　　宋　衛湜　撰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鄭氏曰有居有常居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乎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寛緩不假急速遊息孫順其學乃成也時謂時習之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也學者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閒居得相諮決不可雜濫也

長樂陳氏曰大學之教也時所以順天道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所以盡人道蓋安弦以夏安詩以冬安禮以秋此所謂時也教人弦詩禮學之正而不以異端此所謂正業也退息必有居教者之事遊焉息焉學者之事

山陰陸氏曰正業言時教之所教也若春誦夏弦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言退息之所學也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

也

新安朱氏曰今案上句鄭註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絕而學字自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脩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

講義曰時教謂時時教之也道欲其熟習故學者貴于時習而教者亦貴于時教正業如揚雄曰君子正

而不他正與他之間不可不謹其所向故教者必以先王之正道退息必有居非謂有所居止而已也必有常居焉所居有常乃教者所以教學者所以學古之人坐則如尸立則如齊几杖有銘盤盂有戒無非學也豈以退息而姑置之哉

延平周氏曰退息必有居故身安而心廣

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鄭氏曰操縵雜弄也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為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為雅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

孔氏曰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學操縵教樂也樂主和故在前弦琴瑟之屬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弦故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學博依教詩法也詩是樂歌故次樂依謂依倚譬喻也雜服自衮而下禮經正體在于服

章以表貴賤不明雜服則心不能安善于禮也不興其藝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歆喜其雜藝則不能耽翫樂於所學之正道也

橫渠張氏曰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如此則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專義理自得以為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服事也雜服洒埽

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興藝樂學興起也藝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合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于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遊其志所以使樂學也

長樂陳氏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至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學者之於業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教者之於人也縵之為樂鐘師之所職磬師教而奏之所謂

操縵則燕樂而已此固音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凡物雜為文色雜為采古者冠而後服備未冠則冠衣不純素所服采衣之雜服而已此固禮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安弦而後安詩樂學誦詩之意也安詩而後安禮興詩立禮之意也夔教胄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於樂内則就外傅必始於書計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游藝豈非樂與藝固學之終始歟

嚴陵方氏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弦

之理亦若是而已依則依物之理以為言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服雖雜而繁亦君子之所不憚焉以服亦無非理也藝雖成而下亦君子之所不廢焉以藝亦無非學也山陰陸氏曰操縵非弦之正事博依非詩之正事依讀如字書曰聲依永

新安朱氏曰理會得雜服則于禮亦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于天

子則服冕服自祭于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于諸侯則服玄冕自祭于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諸侯常服則服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服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庶人深衣此所謂雜服也

慶源輔氏曰博依如陸氏之説學詩然後能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謂廣譬喻亦非也古人因詩而歌使協

聲律而歌有高下清濁合于宮商則為聲聲協律吕則為律蓋古之學詩者先學歌詩使其歌依於聲律故云博依博謂有其聲者清濁高下不一也先能歌然後能安之而求其義服事也雜服謂凡禮之事如三千三百之儀是也不學操縵以下皆言藝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上言禮樂矣故下言藝以總射御書數也詩亦樂也故因樂言之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學者先教以六藝也興如舊音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兊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来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遊謂閒暇無事之遊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

孔氏曰故因上起下之辭君子之為學恒使業不離身若能藏脩息遊無時暫替乃能安其所習學業學

業既深知由于師故親愛師既能親師故樂重同志之友說信已道一云安學故乃親師樂友後乃信道輔即友也離猶違也心信已道不復虛妄假令違離師友亦強立不反也乃來謂所學得成也

横渠張氏曰藏退也脩則思以得之日知其所不知也息休止也遊遊玩也接物倦則存心講習以不忘其故此即温故而知新也大要未嘗須臾忘也敬孫務時敏孫其志于仁則得仁孫其志于義則得義唯

其敏而已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學也將以致道沒身不怠而已故藏焉以藴其所已知月無忘其所能是也脩焉以習其所未知日知其所亡是也息焉則所次必於是若倪寬帶經而鋤休息輒誦是也遊焉則所造必於是若孔子出遊於觀之上有志於三代之英是也君子之於學如此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矣今夫美吾身者學也成吾性者道也模範

我者師也切磋我者友也學待師而後正性不安學則疾其師而不親矣道待友而後明情不樂友則疑其道而不信矣安學而親師則外有正以行樂友而信道則中有主以正若然則雖離師輔亦確乎強立而不反也

延平周氏曰藏者言其學之既得者也脩者言其學之未得者也息對遊則息為暫遊為久言安學而親師則知信道而樂友言樂友而信道則知親師而安

學有所藏有所脩有所息有所遊則其所入者深故雖離師輔亦不反也輔也者蓋友有佑助之意

嚴陵方氏曰藏焉脩焉所以存其心息焉遊焉所以遊其志藏則藏於其心脩則脩於其身務學不求師則道孰為之傳獨學而無友則道孰為之輔是故雖安其學必親其師必樂其友既樂其友然後能信其道其始也親師取友以至於此其終也雖離師輔亦若是而已孔子曰以友輔仁

廬陵胡氏曰學者君子之所以藏身猶魚之藏於水不可離也脩猶竹之脩日加益而不知也息謂居之安也遊若遊心於淡之遊

永嘉戴氏曰君子為學當以進德脩業為本今脩居其一而藏遊息居其三豈教人為怠乎蓋古之教者教以心後之教者教以言古之學者養其心後之學者苦其心然則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既求之則操之存之養之制之至於宅心正大而後至於

從心不踰豈若後世學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苦其志慮耗其血氣非徒無益而喪失其本心者多矣親師取友此學者急務師友之間固有實不相知而外徇其名者無所得於其師則齟齬而情實疎無所得於其友則疑忌而意不合此非學者之過抑師友亦有過焉蓋涵養之功不加而督迫之意日至漸漬之實不孚而責善之意太甚則彼有不安而已爾有不樂而已爾況望其能進徳乎涵養其心術之微使之

漸漬習熟安於義理無所矯揉則無有師保自進於善雖他日離羣索居不變其初大抵物之矯揉者力進則返唯自然馴習者久而不變一段與上文意似不合然古人援詩書為證畧取其大意而已敬孫則心有所守無欲速之患時敏則進脩及時無自怠之失此所以厥脩乃來要之藏脩遊息四者不同其為脩業則一也

慶源輔氏曰藏猶詩所云中心藏之脩謂以身脩之

也藏之則不須臾而忘脩之則不頃刻而廢息亦在於斯遊亦在於斯猶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夫然故能自小成而進於大成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小成也雖離師輔而不反大成也樂謂心有所愛羡之意若子貢所謂賜也何敢望回安其學故親其師樂其友故信其道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所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曾子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所謂樂其友而信其道變友言輔欲見不假

友之輔助而不反也敬孫務時敏謂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以下厥脩乃來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以下

金華應氏曰深玫自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比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略可見蓋時教之正業即所習者經也至於親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羣親師也至于知類通達則雖離師輔而強立不反矣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鄭氏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為慕訊或為訾言及於數謂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不顧其安謂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也不由其誠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為

之說不用其誠也不盡其材謂師有所隱施之也悖求之也佛謂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也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刑猶成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多其訊者不曉義理假作問難詐了多疑也進謂務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誠忠誠也使學者誦文而已為之說義心皆不曉是不用已之忠誠

也教人不盡其材謂隱惜其所知也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於人皆違背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義意彿戾也師教既悖受者又違故弟子隱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受之苦其難解不自知其有益也雖得終竟其業其去之必速疾師教弟子不成由此上諸事

嚴陵方氏曰以言問之之謂訊道之本寓諸理其末見乎數言及于數非所謂教之大倫矣進而不顧其

安非所謂安其學矣使人不由其誠非所謂信其道矣教人不盡其材非所謂強而弗抑矣施之也悖非所謂不陵節矣求之也佛非所謂孫其業矣隱其學而疾其師非所謂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矣隱以言其學之不明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非所謂和易以思矣其去之必速非所謂強立而不反矣

新安朱氏曰數謂形名度數言及于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註疏法象之說恐非若小學

之教蓋將使之循習乎灑埽應對之節與今之教言及乎數者其意不同隱其學謂以其學為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之意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説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荅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荅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

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之者卒不見其成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慶源輔氏曰言及于數所謂記問之師也呻其佔畢所以形容其貌多其訊謂無統類强聒而泛語之訊猶墓門詩所謂歌以訊之之訊毛氏曰訊告也言及于數則愈下矣此上言在己之失此下言教人之失

盈科而後進可也如是然後居之安而資之深若不顧其安否而強揠以進此學者所以隱其學而苦其難也強揠以進是使人不由其誠未及安于此而又進之是教人不盡其材此二句所以終上句之義也材者可為之資施與求皆為師之事施謂施已之教求謂求學者之益隱不安之意柏舟之詩註云隱痛也痛則不安矣安其學故親其師則隱其學而疾其師宜矣所謂雖得之必失之也強聒而教之強揠而

進之則有終其業者矣然其忘也可立而待也刑猶
儀刑之刑教之不刑猶言教不足為人之儀刑也
橫渠張氏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
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其安不由其誠皆是施
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
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
投餘地無全牛矣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
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于誠則不盡其材若

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其誠者哉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鄭氏曰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謂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興起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得理則教興也十五以前情欲

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逆防于未發之前故云

豫也二十德業已成時可受教故云時也陵猶越也

不陵節謂年才所堪不越其節分而教之所謂孫順

也善猶解也

長樂陳氏曰邪不閑則誠有所不存回不釋則美有

所不增故禁于未發之謂豫所以救失于未然之前

當其可之謂時所以長善于可教之際故當其可以

學之之時而達之可以習之之業易所謂進德脩業

欲及時也因時而不違循理而不逆不責其所不及不強其所不能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豈不為孫乎與夫驟而語之喧德蕩志者異矣教者不陵節而施則學者見賢思齊見善相示不必親相與言而同歸于善矣豈不為摩乎與夫朋友已譖不胥以穀者異矣以内則推之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十五出就外傅居宿於外禁於未發之意也八年始教之孫以至二十敦行孝弟當其可之意也

學樂而後射御射御而後學禮舞勺而後舞象舞象而後舞夏不陵節而施之意也三十博學無方孫友視志相觀而善之意也教之有由興本諸此而已

嚴陵方氏曰夫既發而後禁則為無及矣未發而先禁乃為有備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之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時矣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之孫若孔

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所謂相觀也有見于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于下則知不善之可戒荀子所謂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

廬陵胡氏曰易蒙卦初六發蒙則知未發為童蒙之

初也其志不分防之宜早康衡曰謹防其端禁於未然詩傳人少而端慤長大無欲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年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皆學之時不陵節若學詩學禮之次

新安朱氏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為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為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于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橫渠張氏曰當其可者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而後教之　又曰不待其問當其可告之機即告之如孟子曰時雨化之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即雨

馬氏曰自灑埽應對進退而進于成人者各有當也當其可之謂時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又曰學禮乎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也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之謂摩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可謂二十成人時夫謂之可豈特年二十而已不陵節若孔子所以教諸弟子未有同者也此之謂孫孫師之事也學友之事也鄭氏謂不並問則教者思專夫所謂相觀豈特不並問而已永嘉戴氏曰夫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疑若不可須臾緩也然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又何其甚緩也夫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過時非也不及時亦非也乾于九三論君子進德脩

業其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所終始則無過不及之患矣大抵學者為學始終節目皆有次第先傳後倦不可誣也若先後倒置本末舛逆學雖勤無益也禁於未發不必謂十五時也物欲未深情偽尚淺則猶可禁也當其可不必謂年二十成人時也適當其機因而導之此之謂可孫之為言有優游巽入之意焉摩之為言有切磋動盪之意焉人知豫與時之為教而不知孫與摩之為教

也益深

河南程氏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之工夫為多

四明沈氏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謂失可教之機也聖人朝夕視學者熟矣投機之會藏於未形非聖人誰識之也夫子於子貢曾子不待其問不俟其請而遽提其名語以大道之要蓋夫子默察二子見道之機以語之聖人於門弟子所謂如慈母之哺

嬰兒如醫師之候病者無不各中其所欲內外感應之妙油然而自得矣

慶源輔氏曰凡事豫則立況教人者乎已犯上矣而使之無為亂也已穴坯矣而使之勿為盜也既爭而教之讓既奢而教之節難矣故先王之教人自能言時男唯女俞之不同至七年時同席共食之不可其道當然不可謂之太早計也自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至吾道一以貫之皆當其可之謂時顏子曰夫子循

循循然善誘人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則其所施不陵節而孫可知矣曾子稱顔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相觀而善也忠告而善道之又其次也強聒而不已秪取辱焉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鄭氏曰扞格不勝謂教不能勝其情欲格讀如凍洛

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時過然後學則思放也雜施不孫則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獨學無友則不相觀也燕猶褻也燕辟褻師之譬喻廢弛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不依理教所由廢發謂情欲既生也扞謂拒扞格謂堅強譬如地凍則堅強難入今人謂地堅為洛也學時已過則心情放蕩雖欲追悔精明已散徒勤苦四體也雜施謂教雜亂無次越節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不

可復脩治也獨學則學識孤偏鄙陋寡有所聞此四條皆反上教之所興也燕朋謂燕褻朋友不相尊敬則違逆師之教道燕辟謂義理難曉時須假設譬喻而墮學之徒好褻慢笑之是廢學之道也此六者是廢學之由

嚴陵方氏曰情發後禁則扞格言相抵也相抵則禁之有所不勝矣時過後學則勤苦不倦欲有所成難矣雜施而至于亂壞則術業無由而脩矣獨學無友

則孤而無與陋而不廣所聞寡矣以燕安為朋而至于逆其師之教以燕安為辟而至于廢其學之道若是則教何自而興乎然教之興止于四廢至于六者以見教之為難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延平周氏曰燕安則有褻意人之所以為朋者以其同出于師故尊其朋則為順其師而褻其朋乃為逆其師也學至于難鮮然後有用于辟故褻其辟則為廢其學也

橫渠張氏曰學者當先與朋友講習然後問師若但多問未嘗自得學者則惰教者則瀆兩失之矣燕朋不敬其朋友而侮慢之必不能從師之教理之然也燕安也褻也褻其友則慢其師蓋有漸也安師之辟喻則不能三隅反何學之有燕辟謂燕安樂人之辟喻不能自得是廢學也人當思而得之

山陰陸氏曰燕朋逆其師之意燕辟廢其學之方

新安朱氏曰燕朋逆其師大戴保傅篇作左右之習

反其師朋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註説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于學而反有所害也

永嘉戴氏曰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爾時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爾雜施而不孫則固嘗施之矣施之不得其統猶不施也獨學則固嘗自學矣而無其友猶不學也燕遊私昵之謂也燕朋謂昵于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

于教辟如師也辟之辟昵于朋比則人自為學不顧其師昵于教辟則自以為是不力于學教之不行由此之故也夫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而為師最難其道與天地君父並重焉可以易為之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人而可以為師則中之所存必有大過人者然而非深識學者之病無以成闔闢造化之功故脩已者可以尊道知人者可以明道設教者不可以不兼備也

慶源輔氏曰發然後禁唯孔子之聖而後可過而能改非子路之勇則不能舍是則未有不扞格者也禁師之事也學弟子事也互言之爾如孔子之教則無不勝如子路之學則無不成先儒之言曰老而好學尤不易得人固不可不自勉學于孔子者雖鄙如樊遲有子夏以啓發之則不患其陋而未達況其餘者相觀而善切切偲偲則其成德達材可知矣朋友攝以威儀而切偲致意則非燕朋矣善教者罕譬而喻

孟子之長于譬喻則非燕辟矣燕朋則志有所溺故逆其師之教燕辟則心有所分故廢其學之業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六者雜舉師資之病以見教之廢非獨一人之罪也

講義曰前四者教之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

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鄭氏曰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謂發頭角思而得之則深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喻猶曉也君子既識學之廢興故教喻有節道猶示也牽謂牽偪令速曉强謂𢽾勸學者不推抑而教之開謂開發大義不事事使之通曉也人苟不曉而牽偪之彼

心必生忿恚今但示正道則彼心和而意悟易謂受者和易則易成也思謂用意思念所得必深師能教弟子如此可謂善教喻矣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教人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強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鋭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此所以為善喻也

延平周氏曰知其學之所興者寡所廢者多則可以為人師矣道而弗牽者私淑艾者也強而弗抑者盡

其材者也開而弗達者引而不發者也道而弗牽則和而不暴強而弗抑則易而不艱開而弗達則思而不殆君子之教人常欲其所得勝所聞故曰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嚴陵方氏曰教主乎道喻形乎言然道未嘗不資乎言言未嘗不本乎道教無非喻也喻無非教也故下有獨言善喻者或獨言善教者君子之教喻也道之使有所尚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強之使

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入而弗達之使知則人有自得之益以此三道而喻人故曰可謂善喻矣若孔子循循然善誘人所謂道而弗牽也于互鄉童子與其進不與其退所謂強而弗抑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所謂開而弗達也

永嘉戴氏曰君子之教而以喻為言何哉喻以義理使之心通意悟黙然自喻此教之大功也道而弗牽

強而弗抑未嘗示人以其難開而弗達亦未嘗示人以其易不示人以難則教者有善誘之功學者有欲罷不能之意不示人以易則教者寓憤悱之機學者有啓發之功大要和易以思使學者不過用其心亦非泛然無所用其心所謂勿正之功蓋如此

慶源輔氏曰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防之然後可以為人師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

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教者豈可不知此理哉
開謂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自不能已于致思故可
以至于自得之地於教諭而如此謂之善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
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鄭氏曰失于多謂才少者失于寡謂才多者失于易
謂好問不識者失于止謂好思不問者救其失者多

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則終無成是失于多也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調而終成狹局是失于寡少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人不知思求唯好泛濫外問是失之輕易此學而不思則罔心未曉知不肯諮問唯但自思終不能達此失于自止是思而不學則殆四失由人心之異故也師既識四心之不同乃能

隨其失而救之使學者和易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此四失是救失唯善教者能之

橫渠張氏曰失之多過也失之寡不及也止有兩端無三也凡學者不是過即是不及無過與不及乃是中矣失則多謂才小者卒然不能會歸故失于煩多若子夏是也子夏之學自灑埽應對之末至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其學最實失于寡者以才多易曉達而不精密若子張窺見夫子近上一節不復勤求

力行又問善人之道意謂善人可不學而至孔子告以必踐履善人之事乃能至善人之地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易者輕易也與寡相近以為易知更不復研究子路事多近之止畫也若其難而不進冉求事近之學者之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失易畏難則失止

東萊呂氏曰大抵治學者之病須是先知他病處所謂學者四失隨其氣禀厚薄清濁判斷不出四端或

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俊
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大抵四者所為心之莫同也
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要識他病處失
在多寡易止辟如醫者用藥知得陰陽虛實方始隨
症補瀉鍼灼若錯施之教者學者皆勞而無功只看
孔子教人四者之病隨症用藥曲得其妙且如子路
所失者多孔子未嘗不裁減由也兼人故退之知他
多病而伭救之或失之寡孔門如柴愚參魯雍也仁

而不倿就他資質上所失在寡孔子之教就他寡處
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各到成立或失則易如子貢億
則屢中與夫方人之病孔子未嘗不深懲而痛抑之
如云夫我則不暇皆使之難不使之易或失則止孔
子之門如冉求之自畫孔子未嘗不誘掖而進之小
以成小大以成大若不識學者之病倒去他病上加
添無緣得成就子路之失多更若進之所謂有餘不
敢盡工夫子路何緣得入推此類言之其他無不如

此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為學之道扶持長養人之善端救人之偏失孔子之教皆在一部論語中如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大哉問善哉問之類無非長善如責以朽木不可雕糞土之墻不可杇之類無非救其失

長樂陳氏曰失之多者孔子謂之狂失之寡者孔子謂之簡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求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

以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且善譬則苗也失譬則莠也欲長善者必救其失欲長苗者必去其莠彼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其智不已疏乎

延平周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者賢之所以過或失則止者不肖之所以不及也

嚴陵方氏曰失雖見乎外而所存本乎心故知其心于內然後可以救其失于外也人之性莫不有善茍

無教以長之則善浸以消人之心不能無失茍無教以救之則失或為害

永嘉戴氏曰夫人資稟各有所偏雖伯夷柳下惠不能免也其平日所踐履終身所成就皆於其所偏者重況于學者乎學者四失其意皆自以為善而不知其非失之多者博採以為功失之寡者約取以為精失之易者泛應而不能致思失之止者小成而莫肯前進所貴于學問者謂其能化氣稟之偏學者每患

于不自知故有賴于教者之功蓋自知甚難自上知下甚易設教而不知學者之失知其失而不知救學者之過皆非所以為教也

慶源輔氏曰必知之言不可不知也不言失之多而言失則多者蓋多寡易止有時為當然若一于此則為失也故云則焉博之失則多陋之失則寡勇之失則易愚之失則止内有所溺然後失形于外不正其心而治其外末之能也失由心生善本性有教人者

長其固有之善而已救其失則非知其心有所不能及也

山陰陸氏曰長善而救其失將順其善而匡救其失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鄭氏曰善歌善教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倣傚也可謂繼志謂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

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于其師也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音聲和美感動人心能使聽者繼續其聲善教者必能使後人繼續其志如今傳繼周孔也又釋所以可繼之事善教者出言寡約而理顯易解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其譬罕少而聽者皆曉為教如此則可使後人繼其志也

横渠張氏曰繼其志謂教者使學者繼其志循循然

善誘是繼志也善歌者亦使學歌者自繼其聲高下
得相繼使人繼其志繼學之志也使人心不能已善
教者也志常繼則罕譬切喻言易入則復而臧
長樂陳氏曰聲之不可繼者非善歌志之不可繼者
非善教蓋高明以絶物則不足以為善中庸以導物
然後為善也夫詳而不約而後能達顯而不微而後
能臧多譬而不罕然後能喻此理之常也今也約而
能達微而能臧罕譬而能喻則是約而人知其要微

而人知其妙罕譬而人知其簡可謂繼志矣蓋約與微所以明道罕譬所以明物道至于難明則又明物以顯之此所以為善也　又樂書曰善歌者直已而陳德未嘗無可繼之聲善教者易直以開道未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為可繼則氣盛而化神其志為可繼則德盛而教尊其故何哉其為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故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理太高則與物絕而人莫能繼

矣太早則與物褻而人不足繼矣惟得中則為可繼焉夫言苟務多則人以為惑而不達矣言苟好大則人以為迂而不臧矣言苟多譬則人以為僻而不喻矣若然則教者雖有其志學者焉能繼之哉

山陰陸氏曰歌不貴苟難則易于繼其聲教不貴苟難則易于繼其志若佛老言理則妙矣以為善教則未也故昔賢論此以為無之則昧理有之則害教不可謂微而臧也約而臧微而達則罕譬而喻矣

新安朱氏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徵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永嘉戴氏曰善歌藝也猶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不可使人繼其志乎然繼志之學不在言語之間曰約曰微曰罕譬其為辭甚簡曰達曰臧曰喻其見理甚明教者之辭簡學者之理明若此可謂能繼志矣

東萊呂氏曰約而達教者之言甚約然而本末貫徹

未嘗不達微而臧教者之言甚微然而淵深粹美其味無窮罕譬而喻大抵曲為之喻使學者自得于言意之表如此可謂善繼志矣大抵聖賢之教引而不發非是阻節學者若開戶倒囊盡其底蘊以告之學者不去思量不去玩味其流弊多是口耳之學惟是引而不發示其端而不盡使人萬繹千思及功深力到義理自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學記教人皆是三代教人之法如孔子洙泗之教孟子在戰國風氣既降

氣質既薄三代之教已是盡用不得今看論語少者一二語多者不過三四語孟子往往至千百言所謂約而達到孟子已自用不得如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孔子則罕言利與命與仁夫子之言性天道不可得而聞到孟子已自用剖析精微示人如論性直指之為善如論浩然之氣皆是分明說破所謂微而臧到孟子已自用不得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所謂譬喻見于論語者少若孟子每事譬喻亦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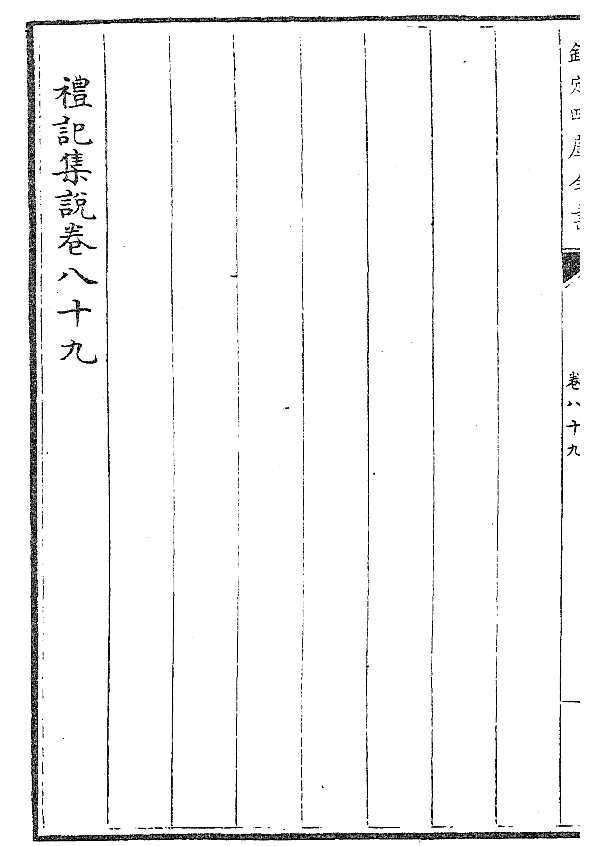
得已傳註者謂其長于譬喻當時罕譬而喻又用不得然而孟子觀會通以行典禮于此自立規模所以為孟子如多寡易止則止是就一人身上看孟子改規模是統天下看

慶源輔氏曰若夫子之舉一隅孟子之引而不發所謂善教也不以三隅反躍如也則能繼其志矣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則人有自得之地矣然則孟子之譬喻非與向時不同也孟子於戰國大道既隱之

時與其君臣言論又非其素所講學也故不得不假
譬以曉之然孟子固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可
謂繼志矣者省文也葢言如此則可謂能使人繼志
矣
李氏曰欲其求而後應故其言常約欲其思而後得
故其義常微言之所不能及義之所不能明故達之
以譬譬者理之所在也理欲其自窮故罕譬言雖近
而指不可不遠故其言約其義微其譬罕指遠故雖

約而達雖微而臧雖罕譬而喻也子曰夫易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稱名小取類大則罕譬而喻也其旨遠其辭文則微而臧也曲而中則約而達

延平黄氏曰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禮記集說卷八十九